

張 耒

明道雜誌

李 廌

師友談記

錢世昭

錢氏私誌

范致明

岳陽風土記

邵伯溫

聞見錄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 七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
七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第二編 七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—鄭州:
大象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347-4190-4

I.全... II.①朱...②傅... III.筆記—中國—宋代—選集
IV.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51709 號

定價	30.30元
印數	1500冊
字數	154千字
開本	640×960 1/16 16.5印張
版次	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
制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出版發行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 大象出版社
整體設計	張勝
責任編輯	郭一凡
特約編輯	陳新
全宋筆記 第二編 七	

目
錄

明道雜誌

張 未撰

一

師友談記

李 鷹撰

三一

錢氏私誌

錢世昭撰

五九

岳陽風土記

范致明撰

七三

聞見錄

邵伯溫撰

九七

◎ 張

耒撰

明道雜誌

查清華

潘超群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明道雜誌》，又稱《張太史明道雜誌》，一卷，張耒撰。張耒（一〇五四—一一一四），字文潛，號柯山，楚州淮陰（今屬江蘇）人。熙寧六年（一〇七三）進士，元祐中擢起居舍人，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潤州，坐黨籍徙宣州，謫監黃州酒稅，再徙復州。徽宗時召為太常少卿，又出知潁、汝二州。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，主管明道宮。以曾為蘇軾舉哀行服，貶房州別駕，黃州安置。晚居陳州。擅詩文，為「蘇門四學士」之一。著有《宛丘集》、《詩說》等。生平事迹見宋王偁《東都事略》卷一—六，《宋史》卷四四四有傳。

《明道雜誌》卷末附宋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一〇〇）陳升跋語云：「右史張公凡三至黃，詩文載諸郡志多矣，及觀《明道雜誌》，其間記黃事尤詳。因刻板道院，亦以補郡志之闕。」書中記述當時人事迹，尤以文事為多；所記地方風土文物及文字考辨，屢為後代著述稱引。行文生動，趣味盎然，見出著者文學功力之深厚。

《明道雜誌》現存有：明抄本（天一閣藏）、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、《續百川學海》本、《唐宋叢書》本、《學海類編》本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、宛委山堂《說郭》本、商務印書館《說郭》本、四庫全書《說郭》本等。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最稱完備，然亦有訛字。此次整理即以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為

底本，校以《唐宋叢書》本、《學海類編》本（簡稱「學海本」）等。《學海類編》本分正、續二卷，但內容與一卷本同。

〔二〕

宣城石上有老兔「宣城」，《白氏長慶集》作「江南」。

白樂天作《紫毫筆》詩云：「宣城石上有老兔〔二〕，食竹飲泉生紫毫。」余守宣時問筆工：「毫用何處兔？」答云：「皆陳、毫、宿數州客所販。」宣自有兔，毫不堪用。蓋兔居原田，則毫全，以出入無傷也。宣兔居山，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，毫例短禿。則白詩所云非也。白公宣州發解進士，宜知之，偶不問耳。

用事謬誤，雖文士時有之。韓文公作《孔子廟記》云：「社稷之祀，不屋而壇，豈如孔子巍然當坐，用王者禮？」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，則何必社稷？天地、圓丘、方澤初不屋也。孔子之禮雖極隆，比天地則有間矣，豈以壇屋分隆殺乎？又巍然端坐，後世爲土偶，乃有此。古祭用主，安能巍然而坐乎？退之未之思也。今文人作文，稱亂世曰「板蕩」，此二詩篇名也。「板」爲不治則可，「蕩」則《詩》云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」。蕩豈亂意乎？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，《小序》言「蕩蕩無綱紀文章」，非其本義，堯無能名，亦蕩蕩也。

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，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。蓋摹本也，而人皆以爲真。余曾取視之，其典刑乃幹法，落筆洗色，常工所爲耳。祠前人說：「頃年，張唐公罷太平

【二】

其勢將沉 「將」原作

「自」，據學海本改。

守，過祠下，見之不能舍，乃令畫工摹，易取去，以摹者納廟中。及行，他舟皆發，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，其勢將沉【二】。張公大恐，還舊本，舟乃安。」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，道采石見此畫。其秋寓居宛丘，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摹本甚多，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，乃信其爲摹本決也。真幹畫乃可寶，摹本固易得，唐公何用愛之如此？而神亦甚寶之。由此言之，非獨唐公之鑒未精，雖廟神亦誤信也。

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，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。其一，歐陽文忠公應舉時，常游京師浴室院。有一僧熟視公，公因問之曰：「吾師能相人乎？」僧曰：「然。足下貴人也，然有二事：耳白於面，當名滿天下；脣不掩齒，一生常遭人謗罵。」其後公以文章名世，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，然卒踐二府。其二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，有時名，諸公多欲引之，而鄰幾流落不偶。與故相吳正憲相善，時有一僧能相人，且善醫，游江、吳二家。無幾，江被召修《起居注》，吳相甚喜，一日謂僧曰：「江舍人修注，殊可賀也。」僧愀然曰：「事未可知。」吳詰其故，僧曰：「江舍人金形人，於法當貴，而留滯至今，久不解其故，近方能了耳。」吳曰：「何也？」僧曰：「非佳金，鉛金耳。修注當日在君側，本朝火德，鉛在火側，安能久也？」吳亦未以爲信。後百餘日，江得肺疾不起。其三事，蘇舜欽除名居姑蘇，唐詢彥猷守湖州。蘇與唐善，因拏舟自蘇訪之。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，有異術，善知人。唐因謂居簡使相蘇，簡曰：「試使來院中。」蘇他日往過簡，簡乃設食具榻，

留之竟日，遂留宿。中夜，簡乃登蘇卧榻，若聽其息者。蘇覺，乃眤其臂，若切脉然。良久，曰：「來得也曷。」吳人謂曷如速。更無他語。他日，唐問簡，簡亦以前四言對之，唐亦不曉。蘇將行，又過簡，因問之曰：「『來得也曷』是何等語耶？」簡從容曰：「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？」蘇大不意，因不復言。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，爲湖州別駕，遂不赴官，無幾何物故。此三事，相術之異者。

【三】
與今劉端明同寓「寓」原作「謝」，據學海本改。

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，與今劉端明奉世同寓【三】，劉時除左史。余舊見相人術，貴天地相臨。謂頤額之勢相應。余見劉有此相，又精爽明潤，心頗奇之。歸，謂同舍晁無咎曰：「劉左史不遲作兩府。」晁不以為然。劉竟再歲簽書西府。無咎嘗怪余言之驗。許將罷成都，入北門，晁二言：「冲元非學士可留，非久當執政。」不知何以知之。已而，許果除右轄。晁二謂余言：「君言劉簽書固如神，我相許右丞也不踈。」

【四】
光作紫色色「光」字原無，據學海本及唐宋叢書本補。

呂與叔長安人，話長安有安氏者，家藏唐明皇髑髏，光作紫色色【四】。其家事之甚謹，因爾家富達，有數子得官，遂爲盛族。後其家析居，爭髑髏，遂斧爲數片，人分一片而去。余因謂之曰：「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。」合坐大笑。時秦學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。余戲秦曰：「千餘年前賈生《過秦》，今復爾也。」聞者以爲佳謔，而秦不歡。

河豚魚，水族之奇味也。而世傳以爲有毒，能殺人，中毒則覺脹，亟取不絜食乃可解，不爾必死。余時守丹陽及宣城，見土人戶食之。其烹煮亦無法，但用薑蒿、荻筍、菘菜三

物，云最相宜。用菘以滲其膏耳，而未嘗見死者。或云土人習之，故不傷。是大不然。蘇子瞻是蜀人，守揚州，晁無咎濟州人，作倅。河豚出時，每日食之，二人了無所覺，但愛其珍美而已。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，而河豚備此五者，故人畏之。而此魚自有二種，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，云能毒人，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。蘇子瞻在資善堂，與數人談河豚之美，諸人極口譬喻稱贊，子瞻但云：「據其味，真是消得一死。」人服以爲精要。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，是用江鮰作之，味極珍。有一官妓謂余曰：「河豚肉味頗類鮰，而過之，又鮰無脂脾也。」脾，論咄反，河豚腹中白腴也。土人謂之「西施乳」，珍美之極。晁無咎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緊，多食不令人逆。此魚出時必成羣，一網取數十。初出時，雖其鄉亦甚貴。在仲春間，吳人此時會客，無此魚則非盛會。其美尤宜再溫，吳人多晨烹之，羹成，候客至，率再溫以進。或云其子不可食，其子如一大粟，而浸之經宿，大如彈丸也。或云中其毒者，亦不必食不潔，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。余見人有說中此毒，急服至寶丹亦解。橄欖最解魚毒，其羹中多用之。而吳人悉不論此，直云用不潔解河豚，是戲語耳，惡烏頭附子之屬。丁鷺，吳人，因食河豚而死，或云丁自是中風，非因食魚。

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。其一句云：「多情到了多病。」有老婢每聽之，輒云：「大官體中每與人別。我天將風雨，輒體中不佳，而貴人多情致病耶？」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，嘗謁一班行，臨退，揖而前曰：「未敢款談，旦夕專候字下。」班行作色

曰：「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說了？」而此官人了不解。

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，以親老求知吳江縣。將之官，名公多作詩送行，而吳正憲、王中甫詩工。吳詩云：「全吳風景好，之子去絃歌。夜犬驚胥少，秋鱸餉客多。縣樓疑海蜃，衙鼓答江鼉。遙想晨臆下，長橋正綠波。」王詩云：「乍被軒綏寵，新辭計省繁。三江吳故國，百里漢郎官。煙水尊牙紫，霜天橘顆丹。優游民政外，風月即清歡。」

王中父名介，衢州人。以制舉登第，性聰悟絕人，所嘗讀書皆成誦，而任氣多忤物，以故不達，終於館職、知州。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。有送人應舉詩，落句云：「上林春色好，攜手去來兮。」又贈人落第詩云：「命也豈終否，時乎不暫留。勉哉藏素業，以待歲之秋。」此格古未有也。平生所嗜唯書，不治他事。其談語多用故事，淺聞者未易曉。知湖州日，判司理請覆檢官狀，云：「督郵。」所由得此狀，遍尋督郵，無知者，乃復入白之。介曰：「督郵即錄參也。據爾如此，全不讀書。」聞者皆笑。

杜甫之父名閑，而甫詩不諱閑。某在館中時，同舍屢論及此。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，於父名非不獲已，宜不忍言。試問王仲至討論之，果得其由，大抵本誤也。《寒食》詩云：「田父邀皆去，鄰家閑不違。」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，作「問不違」。作「問」，實勝「閑」。又《諸將》詩云：「見愁汗馬西戎逼，曾閃朱旂北斗閑。」寫本作「殷」字，亦有理，語更雄健。又有「娟娟戲蝶過閑幔，片片驚鷗下急湍。」本作「開幔」，「開幔」語更工，因

【五】

御者閑敏 「者」字原無，
據《杜工部集》補。

開幔見蝶過也。惟《韓幹畫馬贊》有「御者閑敏」【五】，寫本無異。說雖容是開敏，而禮卒哭乃諱，《馬贊》容是父在所爲也。

先君嘗從趙周翰授《易》，與周翰稍密。先君嘗與客語，周翰作詩極有風味，據此風流，是溫飛卿、韓致光之流，而世以朴儒處之，非也。嘗作《梅》詩，有一聯云：「霜女遺靈長着素，玉妃餘恨結成酸。」又有一詩以《向來》爲題，其詩曰：「向來精思已陳陳，旅思無端不及春。潘子形容傷白髮，沈郎文字暗丹唇。」此詩奇麗之極，豈野儒所爲乎？

七言、五言、四言、三言，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，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。但除四言，不全章如此耳。韻雖起沈休文，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。但休文四聲，其律度尤精密耳。余嘗讀《沈休文集》，中有九言詩。休文雖作者，至牽於鋪言足數，亦不能工，僅成語耳。黃九說《雄雉》詩何以見取於夫子？應是取趁韻耳。謂「瞻彼日月」以下至篇終，韻極不倫也。韓吏部「此日足可惜」詩，自「嘗」字入「行」字，又入「江」字、「崇」字，雖越逸出常制，而讀之不覺，信奇作也。子瞻說讀吏部古詩，凡七言者，則覺上六字爲韻設；五言，則上四字爲韻設，如「君不强起時難，更持一念萬漏」之類是也，不若老杜語韻，渾然天成，無牽強之迹。則退之於詩，誠未臻其極也。韓退之窮文之變，每不循軌轍。古今人作七言詩，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，如「老人清晨梳白頭」、「先帝天馬玉花驄」之類。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，如「落以斧斤引繆徽」、「雖欲悔舌不可捫」之類是也。

〔六〕 愁深苑猿夜「苑」，學海本作「楚」。

〔七〕 良由柳少習時文「由」原作「田」，據學海本改。

〔八〕 毛布非今段子乎「段子」，學海本作「毛衫」。

退之作詩，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。子厚詩，律尤精，如「愁深苑猿夜」〔六〕，「夢短越鷄晨」，「亂松知野寺，餘雪記山田」之類，當時人不能到。退之以高文大筆，從來便忽略小巧，故律詩多不工，如《陳商》小詩，叙情賦景，直是至到，而已脫詩人常格矣。柳子厚乃兼之者，良由柳少習時文〔七〕，自遷謫後始專古學，有當世詩人之習耳。

南唐平，徐鉉入朝，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，乃嘆曰：「自五胡猾夏，乃有此風。」鉉鄙之不肯服，在邠州中寒疾死。鉉之爲此言，是不甘爲亡國之俘，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，不然，豈不讀《毛詩》也？《幽》詩曰「無衣無褐」，鄭玄注：「褐，毛布也。」毛布非今段子乎〔八〕？則其來自三代也。古人衣裳，并皮衣之爲裘，取毛織之爲褐，理何爽乎？

蘇長公有詩云：「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卧一庵初白頭。」黃九云「初日頭」。問其義，但云：「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。」余不然，黃甚不平，曰：「豈有用白對天乎？」余異日問蘇公，公曰：「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，也不奈他何。」

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，最學者大病也。老杜《同谷》詩有「黃精無苗山雪盛」，後人所改也，其舊乃「黃獨」也。讀者不知其義，因改爲「精」。其實黃獨自一物也，本處謂之土芋，其根唯一顆，而色黃，故名黃獨耳。饑歲，土人掘食以充糧，故老杜云耳。鄭玄解《經》，以「綠」爲「祿」，以「犧」爲「莎」，亦此類也。古說黃目樽上畫人目，而禁中有古樽，

乃畫龜。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，不然，人目黃乃病也。杜子美有《問人求小猢猻》詩曰：「聞說夔州路，山猿樹樹懸。」猢猻與猿，兩物也，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，亦大鹵莽矣。

潞公以太尉鎮洛師，遇生日，僚吏皆獻詩，多云五福全者。潞公不悅，曰：「遽使我考終命耶？」有一客詩云「綽約肌膚如處子」，蓋用《莊子》姑射仙人事也。洛人笑之曰：「願爾得婦色若此。」潞公色黔也。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，自黃州再起，遂遍歷侍從。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，以為有譏訕，而實不然也。出守錢塘，來別潞公，公曰：「願君至杭少作詩，恐為不相喜者誣謗。」再三言之。臨別上馬，笑曰：「若還興也，便有箋云【九】。」時有吳處厚者，取蔡安州詩作注，蔡安州遂遇禍，故有「箋云」之戲。「興也」，蓋取毛、鄭、孫詩分六義者。又云：「願君不忘鄙言。某雖老悖，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。」善之言。某謫監黃州市征，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，書札稍如法，乃言舟中無貨可稅，但奉大人指揮，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樞耳。同官皆絕倒。

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，而尹京為近時第一。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，雜以談笑諠語，而胥吏每一顧問，皆股慄不能對。一日，因決一大滯獄，內外稱之。會朝處，蘇長公譽之曰：「所謂霹靂手也。」錢曰：「安能霹靂手？僅免葫蘆蹄也。」葫音鶻。

蘇侍郎言，每見州府召客，觀其品別人類，已足觀政矣。

【九】
便有箋云「便」，學海本與唐宋叢書本作「但」。

錢穆嘗言，三世仕宦，方會着衣喫飯。故錢公每饗客，致饌皆精要而不繁。

舊說宋莒公通小學，好證人誤書，坐此亦招怨。如李獻臣三子，名皆從累字，長壽朋，次復圭，次徒芻也。莒公曰：「朋象鳳羽之形，非兩月也。」正此類甚多。又有以方回首類二口【二〇】，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，非兩口也。

【二〇】又有以方回首類二口

「二口」原作「之曰」，據學海本改。

漢陽、武昌，濱江多魚。土人取江魚，皆剖之，不加鹽，暴江岸上，數累千百，雖盛暑爲蠅蚋所敗，不顧也。候其乾，乃以物壓作鱸，謂之淡魚。載往江西賣之，一斤近百錢。饒、信間尤重之，若飲食祭享無淡魚，則非盛禮。雖臭腐可惡，而更以爲佳。一船淡魚，其直數百千，稅額亦極重。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，則一日課利不憂。

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，鄭穆學士表請致仕。狀過門下省。劉公謂同舍曰：「宏中請致仕，爲年若干也？」答者曰：「鄭年七十三矣。」劉公遽曰：「慎不可遂其請。」問曰：「何故也？」劉曰：「且留取伴八十四底。」時潞公年八十四，再起平章事。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。宏中，穆字也。

熙寧中，有班中一大校，姓李，忘其名，嘗監牧馬於陳留、雍丘之間。野中有叢祠，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。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，紙錢不化，因忽昏仆地，不知人。久之甦，謂其徒曰：「屬公主召我。」又嘆曰：「乃爾富貴。」因不復語，雖問亦不答。牧事已，歸家，即與其妻異寢。後亦寢疾。元豐中，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，又云「備馬」，云